

学者追忆丛书

夏晓虹 编

追忆康有为
(增订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学者追忆丛书

夏晓虹 编

追忆康有为

(增订本)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忆康有为 / 夏晓虹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4
(学者追忆丛书)
ISBN 978-7-108-03062-7

I. 追… II. 夏… III. 康有为 (1858~1927) — 纪念文集 IV. K82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309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王振峰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27

字 数 360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总序

陈平原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

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具体

分疏起来,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重复:学术思路有异,安身立命之处也不同。只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及后人追忆的对象。

并非此前没有同样兼具学者与思想家风范的“大师”,之所以选择康、蔡、章、梁、王等作为追忆的对象,一是因其开创的学术思路及研究范式,对今日中国仍有影响;一是已经有大量追怀文章可供选择,而且其中颇多佳作。两汉隋唐或者宋元明清的大学者,去世后也有绝妙的传记、墓志或祭文出现;但限于体例,此类文章不易体现“真实的人生”。对于被追忆者,不苛求完美无缺,而希望真实可信,这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思路。这种对“人”、对“文”的新的理解,使得“追忆”不再拘于一格,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读单篇文章,感觉或许有点欠缺,因作者并不希望“盖棺论定”,而只是提供一个特定角度的观察。合起来可就大不一样了:正是这些亲切而零碎的描述,得以显示被追忆者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观察的角度不同,再加上立场有异,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可能天差地别。不作考证与整合,也不追求“方向感”或“一锤定音”,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也许正是“追忆”的魅力所在。有心人不难读出不同追忆间的“缝隙”——可能理解歧异,可能回忆失真,但也不排除存心造假。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这些文本间的“缝隙”,无疑是意味无穷的。当然也有“众口一辞”的时候,但距离的远近、角度的俯仰、趣味的高低,仍使得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异彩纷呈。

不讲“是非”,不断“真伪”,这种编辑思路,似乎过高估计

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其实不然。为治思想史、学术史的专家提供背景材料,并非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更希望普通读者能一编在手,悠然会心,领略前辈丰采,往日风流。倘若有由此而对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产生兴趣、甚至愿意投身其间的,则编者大喜过望。因此,选文时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有专业而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这便是本丛书选文的基本要求。

至于说史实的“是非”与“真伪”,落实到具体文本,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一点破绽也没有、经得起专家考证的“追忆”,不能说没有,但因其处处设防,反而阻碍文气的流动。“准确”者未必“生动”,“生动”的又可能不“准确”。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的“追忆”,其实不太好找。只要不过分离奇荒诞,略带一点想象与夸张,想来读者也是宽宏大量的。

为了不至于“离题万里”,这里只选录师友、弟子及亲属的文章。关系的亲近,并不能保证其证词句句属实。只是不同于道听途说的“流言”,关系亲近的人之制造“神话”,本身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事件”。其文,因而也就必选,也可读。

1995年6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

三联增订版序

陈平原

编一套既好用又有趣的“学者追忆”丛书，这一计划，虽是平日里聊天聊出来的，很难分清是谁“首倡”；但很明显，此举得以落实，主要得力于夏晓虹。夏君的大学同窗沈楚瑾，那时正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当编辑，每到报选题时，都会来找好友商议。听了我们的设想后，沈君不畏艰难，奋斗再三，终于使丛书得以面世。须知，十几年前，晚清及民国年间的学者，尚未成为学界及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因此，首先得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沈楚瑾之“独具慧眼”。

五册书中，有两本是夏晓虹独自完成的（《追忆康有为》和《追忆梁启超》）；至于我负责的三书——《追忆蔡元培》、《追忆章太炎》、《追忆王国维》，则是与我指导的研究生郑勇、杜玲玲、王风合作。记得师兄钱理群对此举很感兴趣，除了认为书编得不错，还赞许三君因此在学业上大有长进。不过，说实话，《追忆章太炎》我介入较多，其余两本主要是学生用力，我只是帮助确立体例以及审定篇目。如今，三位各自学业有成的老学生，利用旧书重刊的机会，略做增订——说好只是“小修”，轻重缓急之间，希望拿捏得当。

这套丛书推出后，在学界一直口碑甚佳；而著名作家余秋

雨的撰文推介(刊 1997 年 11 月 19 日《中华读书报》),更是大大的“利好”因素。无奈风气未成,加上出版社发行不力,书走得并不快。因此,“再接再厉”之类的大话,自然也就落空了。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随着风气转移,这套书的内容以及编辑体例,还有背后蕴含的学术观念,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除了不断有人跑来找书,还不时有自告奋勇希望加盟者。如今,三联书店将此丛书增订重刊,并表示“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对此,我们乐观其成。

以我的观察,近年谈论清末民初文人学者的书籍及影视,多有从“学者追忆丛书”获益的;作为编者,我们甚感欣慰。不过,隐约中,也有些许不安。原因是,不少引用者对这些资料过分当真,全盘接受;而且,不无将其娱乐化的倾向。在我看来,迷信黑白分明、脉络清晰的“正史”,趣味固然欠佳;过分推崇那些有点芜杂但生气淋漓的“野史”,也不是好办法。面对诸多有所发现也有所遮蔽的“追忆”,读者当保持通达的立场、审视的目光,以及必要的反省与质疑。

2008 年 8 月 30 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总序	陈平原	1
三联增订版序	陈平原	4
南海康先生传	梁启超	1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1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2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3
第四章 委身国事时代		6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7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9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学		13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国政策		25
第九章 人物及其价值		27
南海先生传(上编)	陆乃翔 陆敦騷等	30
第一章 绪言		30
第二章 家世及幼学时代		31
第三章 修学时代		32
第四章 居游著述时代		35
第五章 上书讲学时代		37
第六章 维新变法时代		41

第七章 政变蒙难时代	45
第八章 遍游各国立党开会时代	47
第九章 康南海为政治家	49
第十章 康南海为教育家	55
第十一章 康南海为宗教家	57
第十二章 康南海为哲学家	61
第十三章 结论	76
跋	78
《康南海先生事略》序	金天羽 79
南海康先生传	张伯桢 81
(附)读《南海康先生传》	一 士 126
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梁启超 131
南海康君墓表	王树枏 134
康南海先生墓碑文	吕振文 138
康有为传	夏敬观 139
回忆康南海史实	康同壁 141
康南海先生轶事	蒋贵麟 156
凌霄一士随笔(选录)	凌霄一士 162
康有为先生事迹鳞爪(节录)	李满康 164
康圣人的故事	吴敬轩 169
康南海轶事	堪 隐 173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梁启超 175
万木草堂忆旧(选录)	卢湘父 178
康简知名	178
初游康门	179
草堂徒侣	179

草堂学风	180
轮值书藏	182
公祭陈曹	182
辅仁精庐	183
庆吊定例	184
讨张弘范	184
著书被议	185
妇孺韵语	186
满城风雨	188
“万木草堂”回忆	梁启勋 189
戊戌政变前后之万木草堂(节录)	张伯桢 196
康有为桂林讲学记	龚寿昌 198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讲学概况(节录)	廖中翼 201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节录)	廖中翼 211
康有为来桂讲学的动因	周 甬 228
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	徐 勤 233
公车上书记序	哀时老人未还氏 236
蜷庐随笔·康有为	王伯恭 238
康有为向用始末(节录)	梁启超 240
康有为构乱始末	胡思敬 244
中国的维新运动(节录)	(英)李提摩太 250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	王 照 255
记南海先生出险事	梁启超 259
兴中会革命史要(选录)	陈少白 262
三、在日本之活动	262
五、保皇党之占领横滨学校	264
八、革命党与保皇党交涉之经过	265
十、再与康梁等之交涉	268

革命逸史(选录)	冯自由	271
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		271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272
康南海先生的报恩思想(节录)	李云光	275
须磨与康有为	鸿山俊雄	279
鹤子女士	鸿山俊雄	283
《康南海先生诗集》跋	崔斯哲	286
戊戌变法侧记(选录)	许姬传	288
一三、劫后重逢抱头痛哭		288
二一、康有为西湖听昆曲		293
记康南海	阿 苏	296
忆康有为先生	刘海粟	299
近代书家亲炙记·康长素氏(节录)	胡仪曾	332
康南海先生书学异闻记	李云光	333
近代书家述评·康长素	曾克崙	343
柏岩感旧诗话(选录)	赵炳麟	350
康有为卜居丁家山	周君适	351
康有为在西安	马凌甫	358
“盗经”风波	刘安国	361
康有为在金州	孙宝田	363
记康有为先生	刘太希	365
康有为重来北京的一段轶闻	金慧中 金启曜	371
追忆天游学院	蒋贵麟	374
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	任启圣	381
我与康有为老师	杨紫霞	389
我印象中之康有为	李可良	392
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	庞 莲	397
后记	夏晓虹	411

南海康先生传

梁启超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虽然，文明弱之国，人物之资格易；文明盛之国，人物之资格难。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

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法兰西之拿破仑，应时之人物也，卢梭则先时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儿，应时之人物也，玛志尼则先时之人物也；日本之西乡、木户、大久保，应时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则先时之人物也。其为人物一也，而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是亦豪杰之有幸有不幸乎？虽然，为一身计，则与其为先时之人物，诚不如为应时之人物；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之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何则？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

焉矣。

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为一世人所誉，则必为一世人所毁；非为一世人所膜拜，则必为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不能为社会导者，非人物也；不敢与社会战者，非人物也。然则其战亦有胜败乎？曰无有。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是故有早岁败而晚年胜者焉，有及身败而身后胜者焉。大抵其先时愈久者，则其激战也愈甚，而其获胜也愈迟。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观人物者不可不于此留意也。

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也，无西乡、木户、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其未出现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

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南海先生吾师也，以吾而论次其传，后世或谓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以供人撷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吾而不传，曷贻来者？不揣愚陋，遂缀斯文。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先生名有为，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其先代为粤

名族，世以理学传家。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懿修，当咸丰末叶，四海鼎沸之际，以一布衣办七县团练，境内肃谧。其后朝廷以三达官某某等充全粤团练大臣，假公谋私，气焰熏灼，而懿修独不肯以所属置彼三人势力范围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敌之，搏之，不能夺也。卒使其地确然成一自治团体，至今食其赐焉。盖其刚健任事不畏强御之风，有自来矣。父达初，早世。母劳氏，生子二人：仲曰广仁，戊戌之役，死于国难；先生其伯也。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于大父，每诵读，过目不忘。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学既正，秉性尤厚，故常严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

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惟禅宗六祖慧能，为佛家钜子，风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则明代陈白沙、湛甘泉，以讲学鸣于时，然其学系之组织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学出而陈学衰。逮于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骤倡革命，蹂躏天下之半，实为吾粤人物最有关系于全国者，然其才略不敌湘淮，故曾军兴而洪军亡。微乎眇哉！粤人之在中国也。然则其关系之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固不得不谓自先生始。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

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箴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其时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关,登

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溯江峡，如桂林。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案之经历实验，学乃益进。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岁辛卯，于长兴里设黉舍焉。余与先生之关系，实始于此。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其见忌嫉于当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败后，遂开强学会于京师，一时张之洞、袁世凯之流，皆赞成焉。不数月，为政府所禁。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断断持之，不肯迁就。余颇怪焉。先生曰：“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有大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涂径也。”后卒如其言。先生之远识大胆毅力，大率类是。乙未、丙申以后，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